(7)

東方文藝復興的展望

歸指與判批之化文西東

冊一上

馮大麟著

文通書局印行

東方文藝復興的展望

東西文化之批判與指歸

馮友蘭自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元月貴陽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上海第一版

東方文藝復興的展望 上下册

道林西白報紙本 上册定價國幣拾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作者 馮大麟
發行人 華問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印刷廠
發行所 文通書局 上海 昆明 長沙 重慶 貴陽 成都 廣州

自序

正視時代大勢，放眼現實場面，誰也不能不承認東西文化大綜合的新機運已颯然而降臨。這一歷史機緣，眞千古未有的際會，不但上承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交流的餘輝，而且將兼收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綜合的成果。莊子說：「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我們今日重溫斯語，眞不禁感奮萬千。在今天，由於時代的賜予，我們左可攝西方科學之繁花，右可吸東方藝文之悲蜜，遠可上稽古希臘古印度的遺文寶典，近可旁參歐美各國的建設規模，這是一何等偉大輝煌的場面！「海闊魚躍，天空鳥飛」，生於斯世，爲斯世人，其能寂然無動於中！

但同時由於百年來東西文化的接觸交流，在今天我們又處於一新舊交替青黃不接的時代，一面舊思想已崩壞了，一面新思想還未誕生，一面舊制度已解紐了，一面新制度還未獲得新社會的有力支持，怎樣泯除生活的失調？怎樣消融文化的脫節？怎樣建立新的思想制度體系？這正是時代給予我們的難題，也正是時代賦與我們的開創文化的好機會，我們這一代人，尤其我們這一代中國人，應如何把握歷史機緣，大展身手，寫出文化史上有聲有色的一幕。

時代的遺產這樣豐富，我們觀往察來，有信心期待一偉大的文化運動之到來，然而檢討歷史的成績，却令人深致惋惜，幾十年來的中國文化運動，多半都是缺乏內在生命的呼聲，販賣洋貨，搬玩古董，寫標語，發宣言，這一切徒具形式的口號運動，那裏能在人類精神上激起軒然的大波；尤其是喪失精神自主的洋化偏見，大開倒車的國粹思想，出主入奴的黨派教條，不但未在中國文化的領域裏，帶來幾分春意，反而令敗葉紛飛，頻添無限蕭瑟；今日中國文化界事實上確已呈露出「殘冬之年」的暮景。長此以往，無疑的將遇到歷史上未有的危機；榮或枯，生或滅，正要

Au/757:01

看我們今日是不是有作有爲。

在這樣沉悶荒寒蕪穢的中國文化領域裏，幾乎令人看不見新社會的痕跡，聽不出新時代的音響。中國民族的精神，有似蟄伏三冬的虫蛇，在昏睡，在潛息，靜待着新季節「大雷雨」的到臨。在這個時代，民族精神需要復蘇，眞急無再急迫無再迫了。然而復甦民族心靈，豈是一尋常事，我們要奉妙手回春之功，實少不得來一次天崩地解的文化運動，在中國文化領域裏，刮進一陣「大風暴」「大雷雨」，讓新文化的風濤，掃盡一切舊時代的敗葉枯枝，讓新思想的春雷，震醒新民族的活躍心靈。這是一個由「冬」到「春」的時代序曲，也是一民族文化由「窮」而「變」而「通」的必有過程。然而要通過這一歷史的「關隘」，決不是「冒牌學者」「古玩專家」所能爲功的。我們要轉換風雲，斡旋時代，還得有一批批時代清掃者和文化開屯者，以革命姿態出現於中國文化舞台。

時代的大勢如此，中國的需要如此，在這裏，我們盱衡時要，謹提出我們的主張；我們以爲（一）今日中國文化戰場，還需要澈底的清掃；不但對中國傳統文化應重新估價，而且對西洋現代文化，尤應切實批判，一切偶像，一切權威，一切教條，凡反時代的都應在破除之列。（二）今日中國思想界，還應有一番澈底的自我覺悟；僅對於西方人生應有重新的認識，即對於東方人生尤應有深切的體驗，是不是西方文藝復興已發現「人」的眞面目？我們應走向東來抑馳向西？究竟誰爲人生正確的路向？居天下一家的今日，我們再不能徬徨徘徊！（三）今日中國學術界尤應目光四射，勇敢地敲開宇宙秘密之門，是不是西方文藝復興向外所發現的「世」，可引導我們洞悉全盤秘密？抑或依循東方哲人向內用力的路子，可導使我們另進入一精神上的新天地？我們都應毫無偏見地予以同情的考察。總之，這三大綱領，實爲我們開創文化所必取的途徑，由第一綱領，我們可撤毀舊時代的樊籠，由第二綱領，我們可促成新人類的覺醒，由第三綱領，則我們可

以獲得新世界的發現。如中國文化界確向此方面努力，則我們衷心相信，繼西方文藝復興之後，必有一東方文藝復興，與之先後輝映，交光並美。如此則這一偉大文化幕曲的意義，不特是東方文化的再生，而且是世界文化的再生。「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有心人其能在這時代無所作爲！

本書大旨，即在從批判東西文化着手，歸總於東方文藝復興，由各個角度指出今後中國文化的眞正出路，前後體系犂具，尙能自成一家之言，雖不敢以爲已盡道出時代所需要的話，但篇中所陳，皆個人數年積思所得，問題無論大小，必絞盡腦汁，以己意妥當而後出之，如海內外通家，進而見教，不勝欣慰之至。

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於陪都

目次

上編　文化論

第一章　歷史的序曲……一
第二章　文化總論……二七
第三章　論文化生活……三三
第四章　論「能依」——「人」……四九
第五章　論「所依」——「世」……七三
第六章　論「所作」——文化體系……九五

中編　文化觀

第七章　文化概觀……一一三
第八章　文化區域論……一三九
第九章　文化路向論……一五一
第十章　文化底層論……一六八
第十一章　文化週期論……一八一

下編　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

上編　文化論

第一章　歷史的序曲

自然纖長絲，　乙乙投金梭，
運轉以不息，　百世可奈何；
萬籟苦爭鳴，　意緒如飛跑，
誰能理繁弦，　譜之入長歌；
高下見節奏，　抑揚音調和，
事散而爲萬，　理一以貫多；
浩然流心聲，　韻美若鳴珂。

——浮士德（Faust）

我們這個時代

當今中國，吾人試遊目馳騁，社會動流的變化，波瀾何等壯闊，學術思想的發展，花樣何等翻新，在這個光怪陸離的世界，吾人面臨着這形形色色的現象，林林揔揔的思潮，繽紛錯落，鏗鏘雜沓，眞不勝眩目薰心，極動人之熱致，但我人如鎮情銳心，對當今中國社會文化作一番刻骨剖心的透視，則現時代社會文化發展的節奏，正譜出歷史潮音的「大變調」。

這一個不平凡的時代，在物質生活中；我們一面有廿世紀的世界都市，一面有遊牧時代的部族聚落，一面有紐約巴黎高貴的豪華享受，一面有朝不保夕的赤貧生活，一面有工業時代科學化的工廠設備，一面却有反時代反社會的我們「舊式」心理，一面是沿海現代化城區的興起，一面

是舊時代內地廣大農村的沒落，一面是「超世紀」的科學專家在作偉大精密的設計，一面却是「中世紀」的低層幹部在作敷衍塞責的執行，這一切畸形有趣的比照，是何等迷目驚心！

在社會生活中；我們一面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中式婚姻，一面有兩心相許的西式戀愛，一面有新異的西洋狐步舞，一面也有軍樂隊和道士尼僧相間並雜的大出喪，一面有人在募化金錢大開「孟蘭會」「血盆會」等，一面也有人鼓吹所謂共產主義。在我們這一代，舊道德已經沒落，新道德還未樹立，舊風俗習慣已告崩壞，而新禮俗亦未誕生，一切社會生活的形態，無不顯示鮮明的脫節，在舊時代，我們鄉村的老百姓，還本着宗教的熱誠，共同來捐資修橋補路，但自新思潮注入以後，宗教的熱誠衰竭了，再沒有人幹此天下第一等事，而我們的社會却不能像西洋人一樣，以謀社會福利的眼光，來負起社會建設的責任，多少舊路已崩壞了，多少舊制已推翻了，可是新播的種子却不容易生根萌芽。

在精神生活中；則我們一面有三千年的禮教傳統，經史子集浩瀚的四庫全書，天人合一仕學不分的一貫大道，物我融融空靈沖淡的藝術神品，至於另一面，我們也有西洋聲光電化的科學知識，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都有人在闡揚發揮，哲學上的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經驗論，理性論，實在論，唯心論，唯物論，生命論，新康德學派，維也納學派，甚至拍拉圖，黑格爾，亞里斯多德的理論，也有人在硜硜爭辯，汲汲號召，至於宗教上的基督教佛教，藝術上的油畫木刻，交響曲，文學上的悲劇喜劇，所謂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派，印象派，現在都不乏共鳴的人，在中國學術界爲之樹一家之旗，這五十年來，我們認識變換太快了，一時擁護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打倒孔家店，一時又高唱西方文化已經沒落，而提倡孔學，宛如夜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救得西來東又偏，眞是五光十色，光怪陸離，決離去藩，我們舊的思想陣營，已經旗靡轍亂，但治絲理紊，我們新的文化主潮，還未蔚爲洪流。

總之，在現時代現中國，一面是光明的遠景，一面是黑暗的深淵，一面是舊文化的蛻變與新生，一面是新文化的成長與普遍，一面是舊時代的結束，一面是新時代的開始，我們似乎所有一切，我們似乎一無所有，我們似乎知道一切，我們也似乎一無所知，這一切劇烈的生活思想大變動，正反映出歷史「大變調」的最高峯與最低谷，而歷史「大變調」的最高峯與最低谷，也正顯示出這「文化大變局」的最大破壞與最新成就。

論時代思潮

蓋思想之於時代，猶潮音之於潮流，如影隨形，如響斯應，思想無不受時代的影響，時代無不以思想爲前進的推動力，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潮流，因之一時代亦有一時代之思想，時代思想正是時代潮流的標幟，時代潮流的特徵，亦無不由時代思想爲之代替表彰，故「承平時代學術多因襲，動亂時期學術多創造」，一時代潮流之廣被泛濫也，無不有時代思潮與之相輔相彰，相推相盪，而烘托出時代的主流，梁任公先生嘗論時代思潮曰：「今之恆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于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于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始焉其勢甚微，幾莫之覺，寖假而漲、漲、漲，而達於滿度，」可知思想之與時代正如輪之扣齒，環連轉動，有當今歷史大變局，故有今日生活思想的大變調，然而時代潮流之蔚起，其能鼓盪人心，左右思想，實非一朝一夕之故，易曰「履霜堅冰，由來漸矣，」時代潮流亦何獨不然。語其發展之跡，大畧言之，一時代潮流的演進，約可分爲三期，其始隱而不顯，潛而不著，有如酈道元水經注所稱黃河水源潛流地中，伏而不出，雖無多數人的注意，但奔騰砰湃之流勢，吞山吐日之潛力，已蘊蓄於此，就其隱而不顯說，吾人可謂之爲「時代潛流」，如近代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其始亦如涓涓泉水，流伏山中，然此後民族主義思潮席捲世界之勢，已早蘊於此。時代潛流的淙淙流放，雖爲社會所不注意，然時代之於思想，如陰陽電之相吸相感，有一客觀形勢，即有一主觀反應，無動不變，無感不應，敏感的先知先覺者，

於「事之未發」，「幾之未著」，已知幾於無形，察微於未著，不期然而然，形成一種粗疎的一時代預見」，此種「預見」即一時代之「時代意識」，一方面爲舊時代的喪鐘，一方面則爲新時代的號角。一時代潛流的由隱之顯，由潛之著，漸表面化，具體化，革命化，而蔚爲「時代清流」，同時，時代意識，亦由混沌而清晰，由散亂而具體，由模糊而鮮明，由時代意識而演進爲「時代思想」。一時代之時代清流，其興起也必爲舊勢力所阻撓所摧殘，有如涇渭之分，朱紫之別，新舊勢力，兩兩搏鬥，必一存一亡而後已，而時代思想之廣被也，亦如時代清流之泛濫，必爲舊思想舊觀念所束縛，中國歷史上佛儒的相爭，西洋中世紀之末葉，路德新教的革命，皆此種新舊思想嬗遞的好例。及時代思想廓清舊時代的餘孽，時代清流洗盡舊社會的遺毒，則時代思想如旭日中天，人莫不趨之唯謹，奉之唯敬，浸浸然而蔚爲「時代思潮」。至於時代清流，亦若江海朝宗，萬流奔匯，於一漲再漲三漲之下，已泛濫爲「時代潮流」了，此種思想與時代之平行演進，一方面由「時代潛流」而「時代清流」而「時代潮流」，一方面則由「時代意識」而「時代思想」而「時代思潮」，相輝相映，極反照之妙趣。

現時代的來龍與去脈

但當今這一「文化大變局」，我們是不是也可探出它底來龍去脈，指出現時代歷史主潮的所在。這裏，我們不妨乾脆地說：就其「承先」的方面而言；是東西文化的大歸趨，就其啓後的方面而言：是新「中國思想」的大普遍，現在讓我們且作一犖犖大端的汎論。

莊子說「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居今日我們重溫此舊語，實蘊藉無窮的意義，今日東西文化大歸趨的主流，其近因雖由於百年來中國「文化大變局」的急劇演變，造成此波瀾壯闊的時代潮流。但其遠因，實可上包整個人類的文化史。蓋在人類歷史上，因地理之隔絕，無形間已形成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在西方，自埃及於尼羅河創人類文化的最早紀錄後，巴比倫遂繼之而起於兩河流域，希伯來雖立國不久，然在宗教上却給予西方以驚人的影響，此皆直接間接成爲希

臘文化的淵源。希臘人勇敢熱情，融合物我，不憤不悱，對於科學藝術的成就，實造古代歐洲文化的極峯；在哲學方面，希臘三聖，尤於現代歐洲文化有深重的影響；希臘悲劇奇情環生，象徵希臘民族秉質厚重克服艱難的精神，而遭逢厄運，能銳意研心，克服艱難，融成樂趣，所以希臘文化眞有如豔陽嬌花，幽意溶溶，羅馬崛起於希臘之後，宰制歐洲，其民族長於治事才幹，在法律政治方面貢獻特多，而羅馬末年棲居東北歐之野蠻强悍的日耳曼人，西徙歐洲，羅馬文物蕩然無存，此後除基督教有一線生機外，餘皆暮氣沉沉，此即所謂中古的黑暗時代。迨文藝復興，春雷一震之下，蟄伏千年的人心躍躍思動，於是揭穿基督教的黑幕，打倒封建貴族的專橫，求自由爭民權，「人」的觀念，隨時間而播化於整個歐洲大陸，由此文藝復興使歐人遂得遠繼希臘古典文化之衣鉢，而下開十七十八以及廿世紀的科學文明，在當今的世界，幾乎沒有一塊土地不受西歐文化的沖洗。其與西方世界在歷史上遙遙對峙相映成趣者，厥爲東方世界；東方文化之搖籃地有二：一爲印度，一爲中國，印度文化肇始於阿利安族之遷殖於五河地方，經過移住恆河時代與開拓南隅時代，在優厚之天然環境下，各種宗教哲學蔚然四起，造成人類文化史上唯一的早熟文明，佛教哲學，至今猶流佈東亞，燦然可觀；至於中國文化，古代以黃河流域爲中心，由於主觀和客觀條件的成熟，當春秋戰國時代，在學術上遂大放異彩，諸子爭鳴，百家蠭起，有如春花怒放，新荷出水，眞「何與之盛也！」然而歷秦至漢，大一統之「天下國家」岸然出現，諸子思想漸趨消沉，新儒家以進步的姿態，爲大一統皇權奠立理論基礎，儒術遂定于一尊，自此而後遂支配二千年中國之社會思想。於此，有一極可注意的現象，即東方兩大哲人，孔子與釋迦牟尼皆生於同時，釋迦牟尼，先孔子二年生，後孔子二年死，此兩大哲人所代表之兩大文化，亦因機緣成熟，在漢代即開接觸之端，歷六朝迄唐，佛家思想，已浸淫民間，儒學之不絕如縷，及至宋代儒佛兩家思想遂相推相盪，乳水交融，造成儒家思想之新開展，是即異軍突起之宋明理學，此後思想界

大體即未超過理學的最高成就。

以上爲中國「文化大變局」前東西兩大文化發展的犖犖形勢，及鴉片戰爭一戰，中國潰敗，門戶洞開，西方列强挾其政治經濟文化的龐大勢力東來，中國「文化大變局」的序幕，遂告揭開。從此人類史上平行發展的「東方世界」與「西方世界」，只成爲文化史上的歷史名辭，世界史的發展演爲一元，人類的利害關係，交光互涉，也成爲一不可分的整體，故此「大變局」的由來，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源也遠，其流也長，惟其源遠，惟其流長，所以在意義上在形態上，這一偉大的文化變局，歐洲的文藝復興，不足以擬照其演變的劇烈，中國唐宋的新儒學運動，不足以倫比其意義的深遠，確是空前絕後，獨步古今，在如此偉大的場面下，百年來的中國人，在舊日優閒散淡的社會生活慣養中，驟捲入此變化莫測的世界狂濤，驚心動魄，相顧失色，眞不知手之足之，「東」之「西」之，在今天我們返觀當年，一切一切，實不勝有隔世之感。

「買櫝還珠」的洋務運動

當西洋與中國正式接觸之初，洋船洋砲，實爲中國士大夫前此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自命爲五千年文化之邦的文人學士，目擊此等咄咄怪物，其驚悸之情，我人於薛福成所記胡文忠公一段故事可以見之；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爲戈什哈；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親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眺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强不足平也，既復趨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閣丹初尙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蓋當時明洋務者實寥若晨星，吾人就史料分析，此時一般士大夫反應的心理，大約可分三類，（一）目迷險象而不知所措手足者，如胡文忠，（二）妄自尊大，保守排拒者如楊光先，王壬秋，

楊光先嘗於康熙時反對西洋新曆，及其任欽天監正，因推算錯誤入獄，赦後著不得已一書，以爲「寧可使中國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無好歷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抱火於積薪，而禍至無日矣。」其表現「因噎廢食」之心理，何等强烈，然當時士大夫具此心理者，豈止楊氏一人！（三）自覺非西化不足以爭存圖强，而又對於西化持保留態度者，則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皆屬此型，爲當時比較開明進步的士大夫，中國文化運動史上有名的洋務運動，即由曾李諸人主持。曾國藩首先以中興重臣，主張興辦洋務，然其所謂洋務者，不過設立機器廠，兵工學校，海軍等而已；李鴻章繼曾國藩出主大政，雖知當前爲「五千年歷史之變局」（李氏語）然終以對於西洋認識的有限，洋務運動並未有新的開展，迄張之洞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自以爲融貫中西，別出心裁，實則仍不脫曾李的窠臼。依照張之洞的說法「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更一是，舊者因噎而廢食，新者歧多而亡羊，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所以須以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但什麼是新學與舊學？在勸學篇的答覆是「四書、五經、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爲新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商工、西政也。算、繪、鑛、醫、聲、光、電、化、西藝也。」仍不外曾李的體用兩橛觀，洋務運動，自其結果言之，雖全部失敗，然我人勿庸厚責前人，平心而論，處當時衆口喧騰之中，人心拒外之下，其能別具隻眼，獨排衆議，對西化作部分的接受，實已不易易，綜觀洋務運動，僅知輸入科學的成果，而不知接受科學的精神，僅知「師西人之法而不知師西人之心」（胡禮垣語），其間實造成重大的錯誤，不但遲延了中國科學化的時機，而且影響了此後中國人對科學的認識。這種捨本取末的西化觀，有如鄭人買楚人之櫝而還其珠，韓非子外儲說：

「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

買其櫝而還其珠。」

洋務運動時代的人的認識，也不見得比鄭人買櫝還珠的行爲聰明許多，他們只見洋槍大炮等科學的燦爛成果，樂其實用而學之，至於超實用的科學精神，因與其膚淺的實用眼光不合，則未爲他們所欣賞接收。

洋務運動既不能應付此五千年歷史大變局，於是有維新運動的興起，維新運動應分前期與後期，普通皆混爲一談，實無法明瞭其意義與性質。維新運動前期吾人可以康有爲作代表，維新運動後期則應以梁啓超爲代表，戊戌政變，正是前後二期的劃時代事件。

一「新車」「萬瓶」話維新

康有爲於早年公車上書記中已喊出「疾變」「全變」的口號，以爲「處列國並爭之局，行一統垂裳之治」，是猶驅車於水，行舟於陸，所以非變「祖宗之法」不足以圖存救亡，但是欲變祖宗之法，若於經無本，於典無據，於士大夫滔滔衆議下，豈不大遭排斥，於是康有爲於春秋今文的「公羊學」找出了變法理論的根據，以爲世運會轉，是由據亂世，昇平世而太平世，當今非太平之世，故不能行大同之道，同時，又撰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以爲孔子亦托古改制，「康聖人」自然可以變法了，在這種托「舊」佈「新」的政策下，康有爲着手的方法；第一是求獲得皇帝的矚目親信，第二是取得中層士大夫的積極同情。幾次上書是求達成第一目的，組織各種學會則在完成第二目的，最後因翁同龢之荐介，康有爲卒酬壯志，先後向光緒帝陳奏變法「立憲」各種規條，積極籌謀變法，譚嗣同康廣仁梁啓超等皆爲變法之助理人，百日間，綱舉目張，新政大舉。惟光緒帝雖有進取之志，但內容空虛，全無實力，一言一動，幾乎皆受慈禧太后之左右，維新變法一幕熱劇，在慈禧視之，直搬演傀儡戲耳，故劇未終場，慈禧即演其「戊戌政變」的撤台戲，結果康梁出走，六君子被誅，光緒帝亦爲慈禧所幽禁，前期維新運動，遂告結束。在我們今天看來，康有爲的維新立憲，其識解在當時實高人一籌，而辦法亦較洋務運動諸人爲澈底，不過康

有爲究竟祇是前期維新運動的歷史代表人物，其識解其辦法不能不受時代的限制，康有爲憑付此大變局的辦法，究極言之，不過是想以「新車」馳行「舊轍」，本來英日立憲政治之施行，原各有其社會的基礎，康有爲於此竟幻想天開，不圖建設中國使有可實行立憲的社會基礎，即高唱「立憲」口號，而又以「托古改制」爲立憲的理論憑藉，於是康有爲「立憲」號的「新車」，遂隆隆然馳行於中國「舊轍」之上，宛然富强有望矣。不知火車頭（光緒帝）本已朽不堪用，而御駕者又躁急失常，試車初馳，即險象環生，凶多吉少，結果終於在轟然巨震中，車翻人碎，大演其人間的政治悲劇！

自戊戌政變迄辛亥革命以前，可謂之爲維新運動後期。康有爲於政變之後，其思想言論完全固蔽自封，不能與時偕行。反之，其門下梁啓超之思想，則如長江大河，時時演進不已，梁氏以一身兼學者與政治家，實爲晚清民初思想上與政治上之巨星，綜計其一身之成就，學術方面貢獻特大，尤以辦新民叢報時期，思想言論風靡一時。其富於感情的筆調，其縱橫天下的才思，致傾倒於梁氏風采議論者，在當時大不乏其人，故清末民初之際，梁氏堪爲一時代之代表人物者，僅辦新民叢報時期一段，亦即本文所謂之維新運動後期。梁氏及所辦新民叢報，在遜清末葉，實一立憲運動的重鎮，惟梁氏之政治主張與着手步驟，如南北極之對立，迥然與康有爲不同，梁氏以爲立憲必須有立憲的社會基礎，故新國必須先新民，新民之道則在建立時代道德，灌輸自由思想，於是梁氏在新民叢報中，大鼓吹其「新民說」，其態度的積極，其思想的前進，如咒詛保守，痛斥私德，讚美冒險，歌頌破壞，顯然非保守黨的面目。梁氏雖反對革命，然梁氏之思想，則隱然爲革命潮流揚其波助其瀾，「立憲」一名已不能容納全部梁氏思想。及辛亥革命成功，新時代的梁啓超旋即與維新時代的梁啓超宣戰，故張康復辟，梁氏已站在革命的陣營裏，大申反對之論。總之維新時代的梁啓超思想，全在以「立憲」舊瓶盛裝新酒，「蓋舊瓶未破，有新酒自當

以舊瓶裝之，至環境大變，舊思想不足以應時勢之需要，應時而起之新思想，既極多極新，舊瓶不能容，於是舊瓶破而新瓶代與。」（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維新時代的梁啓超，因之亦拋棄舊瓶，與新時代和而流之。

「從流忘反」五四新文化運動

辛亥革命可以說是二千年來政治重心的大破壞，但滿清推翻以後，而軍閥的惡勢力，專制的舊思想，仍如幢幢陰影，滿佈於社會中，張康復辟，袁氏稱帝，在在皆表示政象不安。而禮教倫常尤足爲專制主義者的護符，於是五四時代的人物，要中國近代化就不能不反對專制，要反對專制就不能不截破爲專制護符的禮教，要推翻禮教就不能不打倒禮教權威的孔子。因此五四運動這幕熱劇，遂如狂飆疾雨，赫赫展開，其意義的重大，其波瀾的壯闊，較之前此的洋務運動與維新運動，一則如怒濤排空，情境兩絕；一則僅如雨打寒潭，饒富詩意而已。

五四運動本不是一簡單的事變，但五四運動的發展，在形式上似由學生運動進至民衆運動，而意義上則由政治運動演爲文化運動。綜名覈實，較長比重，五四運動的主要成就，究竟在文化方面，而五四運動的核心意義，也正是中國文化重心的大破壞，五四運動恰代表了維新運動以來破壞浪潮的最高峯，同時五四運動，在其他方面說，也形成了此後文化建設浪潮的最低谷。在五四當年，胡適、陳獨秀等要完成這一文化任務，他們首先抬出西洋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坐鎮文化主壇，以與孔子相抗衡，在新青年的文化戰線上，陳獨秀即以新文化戰士的姿態向孔家店開火，在其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上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旗幟何等鮮明，言詞何等鋒利，但爲什麼要擁護德賽二先生呢？則因科學與民主是西洋文化的結晶，而中國之於西洋，則又「事事不如人」。胡適在介紹我自已思想一文中說：「如果我們還希望這個民族在世界上佔一個地位——只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已要認錯，我們必須